

齐白石花鸟

(上)

戈巴 编 CTS 湖南美术出版社



齐白石花鸟

(上)

戈巴 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齐白石花鸟·上/戈巴编. —长沙:湖南美术出版社,

2016.5

ISBN 978-7-5356-7724-2

I. ①齐… II. ①戈… III. ①花鸟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7479号

齐白石花鸟 (上) Qi Baishi Huaniao (Shang)

出 版 人: 李小山

编 者: 戈 巴

责任编辑: 郭 煦

责任校对: 伍 兰
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)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制版印刷: 长沙市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长沙市开福区新码头路100号)

开 本: 880×1194 1/16

印 张: 5

版 次: 2016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56-7724-2

定 价: 28.00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邮购联系: 0731-84717233 邮编: 410016

网 址: <http://www.arts-press.com/>

电子邮箱: market@arts-press.com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731-84537888

一代精神属花鸟

——齐白石花鸟画的艺术特点

號筱非

一片阔大的葫芦叶，仅用三两笔横扫；一根长长的荷梗，从上到下一笔即够；一个鲜美的柿子，画两道半圆形的笔画，再点上果蒂就画了出来；一个精致的瓷盘，仅用几道圆弧线表现；一条体形硕大的牛，区区数笔即将它的神态画活了……

中国画通过笔墨的运用来表现主观感受和客观形体，以笔墨的粗细、疏密、干湿、浓淡来表现节奏韵律的美感。在笔墨的使用上，有时千笔万笔不嫌其多，有时寥寥数笔即可；有时惜墨如金，有时泼墨淋漓。

细察齐白石的花鸟画，其艺术特点之一是笔精墨简，使用的是“减法”。他利用精简的笔墨，“独造”了新的绘画造型语言，发掘出了独具的形式美感。

齐白石的“减法”，是以极其简练的笔墨、夸张的手法来表现物象的形神，是对生活与自然经过长期与深刻的观察，然后加以艺术提炼和加工。“寓目最多，用笔反少。”他深悟艺术创作中多和少的妙诀，敢于以少胜多，以一当十，描绘对象高度概括、凝练，能用两笔概括的，绝不用三笔，能省略的，一笔也不肯多画。

齐白石笔墨精简，有着扎实深厚的笔墨功夫作为依托，他从年轻时做雕花木匠到研习书画，从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到师法前代大师名作，直到九十多岁，作画之余还在临习《曹子建碑》，一直都抱着笔墨功夫不放，在不断锤炼，在不断探索。李可染说：“白石老人画的细细的一笔，画一条蟋蟀的须，也比我画一个粗笔道有力量得多。”具有了如此笔墨功夫，表现手段自然就高了，一笔下去就能作数，无须反反复复去涂去描，这也是其笔墨凝练的原因。如画顶天立地于画中的柴桢柄和荷秆等，均是一笔画成，墨色由浓到枯，枯中有润，用笔果断而不拖泥带水，写实而简洁。

“笔中有墨，墨中有笔”，用笔和用墨本来是一种技巧的两个方面，笔与墨不是孤立存在的，一笔下去，浓墨中有干有湿，淡墨中有湿有干。在量的方面，一般说来，用笔繁，着墨也会多；用笔简，着墨也会少。齐白石花鸟画中，用笔有分寸，用墨也很讲究，一幅画究竟用几次浓墨，用几次淡墨，调多少水分，以及画某一景物用浓墨多少、淡墨多少，用水多少，让水与墨在笔上渗透多久，在纸上洇化到何种程度，他都一一成竹在胸。为了控制好墨量，他在蘸墨的时候采用不同手法，甚至用小勺在笔端注水，在落笔的时候运用轻重徐疾，时提时顿，使墨不妄用，极其精确。

齐白石笔墨的简还表现在利用空白构图上。如画钓鱼图，钓竿上一根线垂下来，画面虽未画水，而满纸皆水，仅在画幅的上角画一只蝴蝶，余皆空白，画里却有一个无比宽阔的空间等。

笔墨精简是使画面简，内容并不简，简而不空。从一只蝌蚪、一只雏鸡到几朵棉花、数枝残荷，齐白石都是以简练的笔墨，表现出极丰富的内容。在这方面他费尽精力，能驾驭物象的神态，经过艺术加工、艺术概括，在简上下功夫，敢于舍去一切细枝末节，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内容，虽然表现在画面上的东西很少，但表现在画外的东西却无尽。这样的艺术自然内容丰富，这样的艺术更加醒目、突出。

黄澄澄的葫芦，红艳艳的枫叶，紫里透红的葡萄，绿中带碧的夏荷……欣赏齐白石的花卉画，不能不为其鲜艳耀目的色彩所感动。

“齐白石之长处，在有色彩，一往直前，无所顾忌。”（徐悲鸿语）齐白石花鸟画的艺术特点之二是赋彩艳丽。他保留以墨为主的中国画特色，并以此树立形象的骨干，而对花朵、果实、鸟虫往往施以明亮饱和的色彩，使用强烈艳丽的颜色如极浓的洋红、极纯的藤黄色等，且将赋彩直接贯彻在用笔之中造型达意，发挥色彩斑斓之美，开拓了水墨画用色的新境。具体来说，其花鸟画色彩具有以下特点：

一是纯色平涂，明丽响亮。齐白石花鸟画赋彩大胆引进民间艺术的审美特色，运用“单色画法”，从物象的固有色出发，选用一种或两种颜色，借助颜色本身的浓淡变化，干湿、枯润、虚实交施，单笔单色概括地画出，使色调更加纯化。如画牡丹、梅花、荷花用洋红，画葫芦、桂花、枇杷用纯黄，画蓝色牵牛花、葡萄用石青，晚年画牡丹叶等直泼花青等，由于颜色较少调和，画出后显得纯度特别高，且产生出单纯、明丽、响亮的效果。他着色不是简单地涂红抹绿，而是以蘸着颜色的笔用写法画出物象的形状、特征，或点或垛，或勾或涂，色中见笔，笔随色痕。其着色浓的地方也不是颜色的堆砌，而是像用墨一样地分出左右前后、阴阳向背等层次来。

二是重墨重彩，对比鲜明。他的“红花墨叶”画中，红的鲜红，黑处黑透，红与黑，花与叶，形成强烈撼人的色墨对比。在他的有些画中，还有黄与黑、黑与白、白与赭、红与绿等色形成的对比，无不给人留下强烈、鲜明的印象。如他画的一张《葫芦和瓢虫》册页，葫芦很大，瓢虫很小，两个形体的大小悬殊，怎样才能使二者在视觉上谁也不压倒谁？他运用色彩的对比效果，将在黄色葫芦上爬的小瓢虫画成红颜色，这一小点红颜色在大片黄色的衬托下显得十分醒目，于是小瓢虫的形象就鲜明地突出来了，而且由于红黄两色的对比作用，葫芦的色感也显得异常强烈。

三是色调热烈，敢于从“俗”。齐白石是民间艺人出身，早年的劳动生活培养了他健康朴素的审美观念。他汲取民间艺术色彩中强烈、热闹的长处，敢用大红大绿，能够从“俗”。如象征热烈、温暖、欢庆、吉祥的红色在其画中出现得最多，他运用颜料中的朱砂、朱磬、胭脂、曙红、洋红、银朱等红色系列颜料，来画牡丹、荷花、菊花、牵牛花、茶花、芙蓉花、梅花、鸡冠花等花卉，乌柏、枫叶、雁来红、红蓼等植物茎叶，桃子、樱桃、荔枝、萝卜等蔬果，以及鸟类的喙和爪等。这些透亮的红色画出了自己热烈奔放的感情，也画出了普通百姓所喜爱的喜洋洋的热闹气氛。如他九十五岁时画的《祖国万岁》，一株万年青，以朱砂画红色的果子，由于调砂的火候掌握得好，用笔又恰到好处，故结满硕果的万年青显得古艳绝伦，像火一样热烈，洋溢出生命的光彩。

一片枯黄的芋叶下，两只蟋蟀在歌唱，寥寥几笔把人带到了秋天；一处陡峭的山崖前，几串藤花在摇曳，这又送来了一片明媚的春光。三只小猪悠闲自得地在野外觅食，题曰“曾牧星塘屋后”，乡土气息何其浓厚；画三只螃蟹，其中一只仅于画角露出一对眼睛和一双大钳，题曰“袖手看君”，意味何其隽永……

齐白石花鸟画的艺术特点之三是情趣浓厚。他的画有“看头”，还有“想头”，把许多有想头的东西包含在有看头的东西里。他笔下画的是花花草草，表现的却不仅仅是题材本身，而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再造，表现了他对人生、对社会现实的感受和评价，使他笔下的水墨形象呈现出一种活泼意趣。

齐白石没有像一般文人画家那样严格系统地接受传统文化教育，而是作为一个民间艺人接受前代的优秀传统，其笔墨不是“游戏三昧”，而是用来状物，在艺术趣味方面，糅入了更多与时代脉搏相应、与大众感情接近的东西。他以一个菜农对待园蔬的感情，以一个平民大众去品尝菜根的心情去观赏、表现自己的描写对象，赞美大白菜是“菜中之王”，棉花“花开天下暖”，还于“墙角种粟，当作花看”。

如他笔下的秋荷，不是前人表现的萧条、破败景象，虽也有枯枝、败叶，但更有未凋的荷花、饱满的莲蓬，枯荣并存，表现出秋的生机和秋的丰收。不仅在一幅画有二十几个莲蓬的条幅上给人以热烈充实之感，而且在一梗一叶的画面上，也不给人凄清落寞之感，因为那挺拔矗立的半截荷梗上伫立着一只蜻蜓，使人感到稍有触动它就会猛然飞起，充满着动感和生命的活力。

他出身农村，干过农活，小时候就喜欢观察与描画常见的草木虫鱼、家畜飞鸟，后来又养成了随时作画稿的习惯——不论是写生还是临摹，或者是创作小稿，都要勾底留作资料。晚年定居京华，矢志“画自家画”时，他仍心系家山，想念故里，将童年生活的回顾和农村自然风情作为艺术故乡，以“造新样”。画《牧牛图》怀念闻铃而欢的祖母；画青蛙、蝌蚪、蟋蟀、蚱蜢、鱼虾、老鼠、灯蛾等，流露出儿时的情感和认知；画梅、荷、桃、杏、梨、木芙蓉、丝瓜、白菜等，都联系着以前的农村生活。一朵花、一棵草，均记载着一段难忘的生活，一片充满感情的回忆，一种有声有色的人生境遇。

他在画中，还对一些平常事物予以同情和爱护，赋予物象以某种主观意志，运用巧妙的构思立意来进行创作，使其笔下的形象都呈现出一种有生命活力的意趣。“小鱼都来”的命运，灯蛾的遭遇等倾注着慈心仁爱；向上盛开的喇叭花，拔泥出土的红萝卜，欲刺青天的荷箭，缀满藤间的葡萄等注入了一股蓬勃的生命力。鸡笼、柴簏、酒瓮、火钳、破蒲扇、土炉灶等予以艺术表现，反映了劳动大众的生活情趣。就连那些竹篮里的白菜、盆里的樱桃或折枝荔枝、枇杷等，也都是那么新鲜、精神，洋溢着生气，这与他画的虾、小鸡、鱼等一样，画里贯穿着生命之歌。这些作品别有趣味，具有诗意，给人一种特别的熟悉感和亲切感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致，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。

图版

梅花喜鹊

173cm×48cm 约1900—1909年



芦雁

173cm×48cm 约1900—1909年





梅鹊水仙（花鸟条屏之一） 147cm×39.5cm 约1902—1909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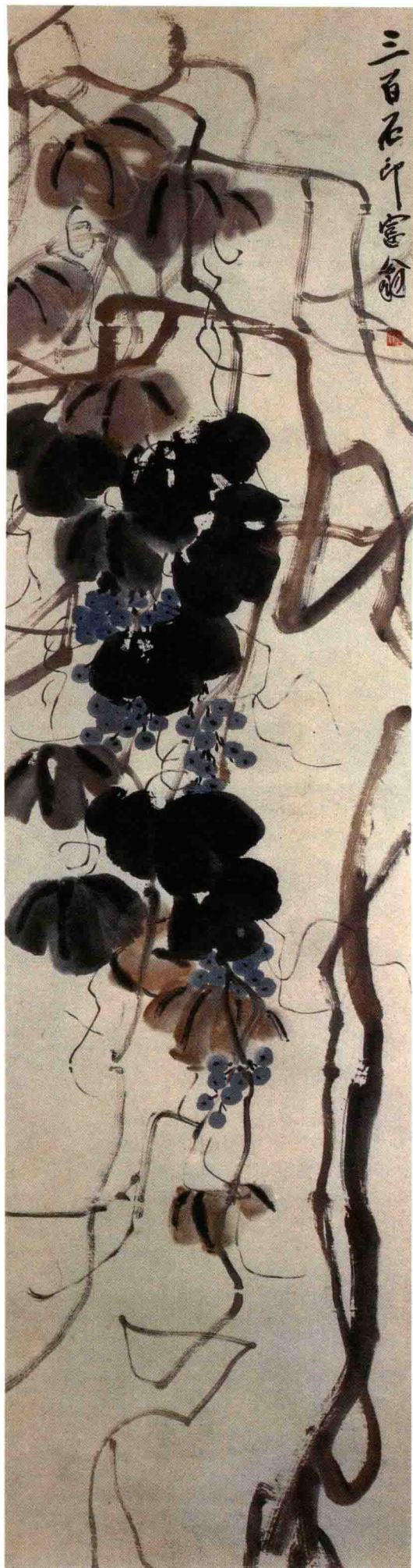
约1919年



牵牛花 162.5cm×43cm 约1922年

杏花 175.7cm×47.1cm 约1922年





葡萄 179cm×46cm 约20世纪20年代初期

水仙 135cm×64cm 约20世纪20年代初期





荷花莲蓬 182cm×56cm 约20世纪20年代初期

荷花 130cm×35cm 约20世纪20年代初期



荷花瓣大如船荷葉青二年樣圓看盡中華
南北地民家無此好肥蓮白石山氏并



荷花

104cm×66cm

约20世纪20年代初期

荷花鸳鸯（花鸟四条屏之四） 165.5cm×58cm 1924年

